

台湾丹青武侠作品集

三 又 万 毒

中

丹青
出品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丹青武俠作品集

三聖萬毒

(中)

青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 九 章	咫尺天崖.....	(315)
第 十 章	热情如火.....	(339)
第十一章	假凤虚凰.....	(457)
第十二章	剑影歌声.....	(480)
第十三章	轻怜蜜爱.....	(505)
第十四章	深院梅花.....	(526)
第十五章	龙争虎斗.....	(546)
第十六章	凤泊鸾飘.....	(567)
第十七章	五老兴师.....	(587)
第十八章	双雄运掌.....	(608)

第九章 咫尺天崖

慧心羞愧交加，趁韦利未备，蛮腰一挺滚落水中。如疯似狂，拚命向对面崖壁下泳去。

韦松太惊，紧跟着跃入水中，一边划水急追，一边叫道。“师妹，你不能死，死不得——”

慧心回头见他已追到近前，身子一折，沉入水中，宛如一条灵捷的潜鱼，不停向水底钻沉下去。

潜流了十余丈，仍未到底，张目四望，水中漆黑一片，但她却感到一股级经流动的暗流，从左侧外伸过来。

慧心双腿剪水，迎着那股暗流潜于，斯潜渐觉如纸办太，暗劲冲得她几乎无法移动前进，心里暗喜道；这儿八成就是水源入口，寻到源头，就不难脱险了。

她几乎忘了刚才要寻死的念头，闭住一口真气，手足并用，逆流而行。

谁知才要添近壁脚下，突然左腿上被人牢牢抓住，向上一提，意身不由主，浮出了水面。

韦松拦腰一把抱住，喘息道：

“师妹，作为什么要死，是我昏迷的时候欺侮了你么？”

我错了，你可以打我骂我，但你要原谅我是无心的。”他一时情急双手意中意掩盖在女孩子最敏感的地方。

慧心混身一抖，娇呼道：“快放手，你快放手呀！”

韦松道：

“除非作答应不再寻死了，要不然，我一辈子也不放手。”

慧心莫道：“你是死人吗，我若真的想死，你这样抱着就能阻挡得住？快放开手。”

韦松想了一想，连忙松手道：

“果然，我真是急昏头了，师妹如想寻死，这样确然不住拦阻…”

慧心扶着壁龛，背转身扯弄着衣衫，埋怨道。

“韦师兄，这样算什么，我好歹是个出家人，虽然这儿没有旁人看见，这样拉拉扯扯，实在也太了象活了，我要告诉师父去！”

韦松急得连连作揖，道：“唉！都怪我昏迷中失了理智，不知怎的冒犯了师妹，我真该死，师妹，求你看在我神志昏乱出于无心，原谅我这一次，”

慧心脸上一红，心里暗笑，道：

“好啦，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原谅你一次。”

顿了一顿，轻声又道：

“刚才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韦松道：

“真正毫无所知，唉！若有一点知道，断然不敢做出如此冒渎师妹的事来。”

慧心暗地幽幽一叹，一时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低着头，只顾呆呆的发楞。

过了好一会，才平静下来，说道：

“刚才我在水底，已经找到水源人口的地方，咱们再潜下去试试，或许可以寻到出口，设法脱身。你现在体力还能支撑么？”

韦松道：“已无太碍了，但我水性不太好，不知能不能潜泳太深！”

慧心抿嘴微笑，道：

“水性不好，方才怎能拉住人家的脚？差点让人家呛了一大口水呢！”

他仔细分辨了一下方向，招呼韦松双双港入水平，沿着石壁摸索，不久，果然又寻到那股暗流所在。

两人逆水划湍，渐渐潜到石壁边沿，只见壁上有一个六七尺宽的圆洞，那股暗流，便是由间中而来。

慧心娇躯一折，轻轻滑进洞里，两只手攀附洞壁，使身子不致被水流冲退，小心谨慎地向前移动，韦松紧跟着也钻进洞来。

她初时以为这石洞必然很深，那知移行不过半丈，突然发觉已经很容易的穿过石洞了，太喜之下，足尖一点石壁，身子箭一般向上浮射而起。

“哗啦！”

“哗啦！”

两人一前一后冒出水面，急急张望，心里却同时一沉。

原来他们置身之处，并不是飞瀑下的水潭，却是另一个比水窖更小的岩洞，顶高约数丈，形式竟和水窖十分相似。

这岩洞太约有两丈方圆，也是上窄下宽，形如瓦罐，顶上洞口安着一块极厚的水晶砖，藉以透进微弱光线。

慧心愤然道：

“华山派不知怎会找到这鬼地方。一个洞接着一个洞。好象老鼠窝似的。”

韦松道：

“水底既有暗流，必然有进水的地方，咱们再沿着石壁找找看！或许能够找到。”

慧心道：

“要是再找到一个死岩洞，那就叫人泄气了。”

韦松道：

“如果能这样一步步接近外面水潭，我们就终有出困的机会了。”

慧心无奈，道：“好吧，咱们歇一会再找吧，我有些累了。”

两人倚着石壁，身子浸在水里，才休息了一会，忽然听到一个低哑的声音叫道：

“韦松！韦松！”

韦松吃了一惊，问道：

“师妹，是你在叫我？”

慧心道：

“没有啊！我什么时候叫了你？”

韦松立时毛发悚然，道：

“我分明听见有人在轻轻唤我的名字，难道、”

话声未落，对面壁角阴影中，又传来一阵激动的呼唤：

“韦松，真的是你么？啊！老天——”

那声音低沉而嘶哑，乍听之下，令人有一种冷飕飕的感觉，韦松骇然游目四顾，全身毛发都好像竖立了起来。

慧心身上仅有一层薄薄的贴身内衣，连忙抱胸到韦松身后，急叫道：

“韦师兄，把你的外衣脱给我，快些！”

韦松不知她何以在此时需要外衣，但毫未迟疑，匆匆解了下来递给她。

慧心一面穿衣，一面催促道：“你过去看看，是谁在那儿说话？”

韦松点点头，循声凝目望去，却见对面石壁上，钉着两条粗太铁炼，炼身交叉直入水中，石壁和水面之间，赫然浮着一颗乱发蓬松的头颅。

皆因壁角光线阴暗，那人又只有一颗头浮在水面上，他们未曾注意，自是不易看得出来。

韦松紧张的定了定神，沉声问道：

“你是谁？被人用铁链锁在壁上的吗？”

那乱发蓬松的头颅动了一下，急促的道：

“是的！孩子！你快过来，快过来。”

韦松向前游近一些，又问：“你——你是谁？”

那人忽然将头浸在水里，使满头乱发浸湿之后，猛可一仰头，“刷”地一声，湿发全甩向脑后，登时露出整个面庞。

韦松一见，失声惊叫道：

“是你？东方老前辈……”

原来那人眉鬓俱白，形容枯槁，两只眼睛全瞎，只剩下红红两个肉眶，虽然已经不成人形，但韦松仍能一眼认出，竟是那隐居洞庭湖滨，曾经救过他一命，后来被万毒教毁家杀伤坠湖，至今生死不明的东方异。

他万想不到竟会在这里隐蔽的水窖中见到东方异，更想不到东方异会变成两眼俱瞎，被禁锢在华山总坛，落得这般惨状。

由东方异，使他又想到现在隔壁水窖中的东方鸢儿，以及对他怀恨不谅的东方小虎和慨然舍已成全的北天神手头陀。

这些人，关系他的一生实在太深了，因此使他逐然之下，竟不知是悲是愁？是惊是怕？是梦是真？

他用发抖的双手，紧紧捧着东方异残废的脸庞，内心激动，简直无法形容，很久很久，热泪水夺眶涌出，用力摇撼着东方异的身子，凄声叫道：

“老前辈，你，你老人家怎会落到这般情形？”

东方异目不能视，两只翻转的内眶却频频挤动，一滴滴晶莹水珠从眼眶中滚落，但他却挣扎着露出一丝凄凉的苦笑，喃喃道：

“好孩子，你总算还认得出我，可见我并未改变多少、是吗？”

韦松痛苦的摇摇头，道：

“老前辈，告诉我，是谁害了你老人家？是谁把你锁在这儿？”

东方异惨笑道：

“还有谁呢，除了万毒教，还有谁去干出这种毒辣的事？”

忽而话题一转，问道：“孩子，你也告诉我，和尚是怎样治好你的毒伤的？”

韦松含泪将桐柏求医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到神手头陀牺牲甲子功力，舍已成全为他驱毒，东方异既惊又喜，频频颌首道：

“难得、难得，和尚竟有这种胸襟，的确令人感佩。”

韦松本想说东方鸞儿现正陷在隔壁水窖，但见他神情很激动，只得暂时忍了回去，使问道：

“据闻老前辈负伤坠湖，怎又失陷在这儿呢？”

东方异长叹一声，幽幽道：

“这是劫数，我重伤坠湖本来未死，匿身治好伤势，原以前往桐柏山一行，不想途中竟和欧阳琰老贼不欺而遇，所以，唉！这件事不提也罢，孩子，你倒是说，怎会也陷身水窖之中，那一位同伴是什么人？”

韦松道：

“那是晚辈师妹，咱们先后赶来水窖营救，营救表妹徐文兰，不料软梯被人吹断，正在寻找出路！”

东方异微诧道：

“师妹？她也是衡山弟子？”

韦松腴腆道：

“慧心师妹并非晚辈南岳同门，而是少华山茹恨庵徐姑姑门下乃是佛门中人。”

东方异更讶道：

“原来她不是道姑？是个尼姑？你徐姑姑又是谁呢？”

正自沉吟，慧心却远远叫道：

“韦师兄，你过来一下。”

韦松招招手道：

“师妹快来见见东方老前辈……”

慧心扭一扭身子，不悦的道：

“人家叫你过来一下嘛，有话跟你说！”

韦松只得向东方异告罪，泅水潜回这一边。

慧心拉着他，附在他耳边轻轻说道：

“喂，你也轻轻回答我，那老头子是推？”

韦松低声道：

“他就是东方姑娘的父亲，你理当过去见礼。”

慧心哼道：

“哼！我才不呢，他说话好讨厌，什么尼姑道姑的，要他多管什么闲事”

韦松忙正色道：

“师妹千万不可这样说，东方前辈待我恩同再造，咱们决不能说这种无礼的话。”

慧心厥着嘴唇道：

“要不是因为他救过你的性命，我真想过去臭骂他一顿 韦松太惊，连忙沉声喝道：

“快不许胡说！”

慧心又道：“你准备将他怎么样呢？”

韦松毫不思索，毅然道：“自然要设法救他老人家出险！”

慧心道：

“咱们自己能不能脱身已经很困难，又要救徐姑娘，又要救他女儿，如今又得救他，怎能救得了这许多？”

韦松轻嘘道：

“小声一些，他还不知道东方姑娘也困在隔壁水窖中，你这些话要是被他老人家听到，岂不叫我变成忘恩负义的小人了，无论怎样困难，除非我也困死此地，但能脱险，舍命也要救他一起出去。”

慧心听了，默然不语。

他们这些话，虽然语声极低，东方异两眼全瞠，耳朵却份外灵敏，听到这里，又惊又惧，脸色早已变得一片苍白。

但他极力退控住内心那不可名仪的情绪，却没有开口询问。

慧心拗不过韦松，终于十分不情愿的同行过去，勉强向东方异见了礼，她本是胸无城府之八，那想得到方才一时气愤的几句话，竟使东方异暗暗下了一个可怕的决心。

韦松摸索着铁链，潜运真力，硬生生扯开链环，从东方异背后“琵琶骨”上，解去键锁，东方异衰弱无力，铁链一松，险些沉入水中。

韦松忙又扶他依靠在石壁上，忽然想起自己身边还有一盒“返魂丹”，匆匆喂他服下一粒，渐掉衣角，用布带将他身于暂时系在壁间铁链上，便开始替他缓缓推宫后血。

东方异无力的摇摇头道：

“我一身功力全被欧阳琰破去，双目俱瞎，又道铁链穿锁，纵得活命。也成了残废人，你们不必再枉费力气照顾我了。”

韦松柔声劝慰道：“老前辈放心，软梯虽然断了，我们一定能设法找到水源入口，营救你老人家出险。”

东方异凄然道：

“你们便找到水源入口，也无法脱身出困，那水源乃是流经地底阴河浸入洞里，纵然武功再高，也不能穿越阴河逃走，否则，欧阳琰岂能想不到这条漏洞。”

说到这里，语声略顿，又道：

“老朽被困了许久，眼虽不能看见，但却想到这一条唯一民险途径，不知是否能成功，你们倒可以试试。”

他举起颤抖的手，向上指了指，同道：

“上面是不是有一处水晶砖掩盖的门口？”

韦松忙道。

“是的，但洞口距离水面足有三丈以上，四壁凹陷，无上着力，只怕难以攀登。”

东方异道：

“假如只有一个人，自然无法攀登洞顶，但你们现在有两人，武功又未失去，却可以试试，一人踏木伦持浮在水面，另一人失爬上他的肩头，只须借力一纵，三丈高何难一跃而上？”

慧心一听这方法，立时喜叫道：

“是啊，咱们怎没有想到叠罗汉的法子呢，韦师兄，你在下面作桩，让我试一试。”

韦松仰头望了一会，摇头道：

“你先不要太高兴，这方法或许有效，但洞口已经被用人用极厚的水晶砖封死，即使能跃达洞口，也无法破砖而出。”

东方异微笑道：“这个更容易解决，我默察很久，他们平时为我送饭，便是由洞顶用长绳垂下来的，可见那水晶砖是活动可移的东西。”

韦松又道：

“洞顶四壁平滑，无处插手，只怕不容易移开那么厚的水晶砖——”

慧心迫不及待的道：

“不管行了行，咱们先试试看再说 a”

于是，韦松踏水虚浮，慧心攀着他肩头，缓缓爬到肩上，初时二人配合不好，不是慧心爬了一半又跌下来，便是韦松无法踏水使身躯定柱不动，好几次均未成功。

慧心殊身上外衣沾满水之后，既碍手脚，份量又重，见东方并两眼都瞎了，便索性脱去外衣，振臂而行。

她心中对韦松已无进伟，也不顾内衣贴着阳体，玲珑厚实华现，就如没有衣服一般，韦松只瞥了一根，心里登时怪跳不止，连忙闭上了眼睛。

慧心丝毫未觉，全神贯注爬上韦松肩头，慢慢站直身子，叫道：

“韦师兄，注意了，我要用力啦！”

韦松不睁放眼上望，没声应道：

“好，你开始吧——”

话才出口，慧心双足一点，身形陵地破空而起，三丈高知

离，果然轻轻松松一跃而达。

但当她深千一推那块水晶砖时，却发觉它纹丝不动，忙要用再寻插手定身的地方，一时竟无从找到，身于失却凭藉，惊呼一声，重又坠落下来。韦松踏水虚浮，被她足了一点，无处着力，猛然沉入水平，刚挣扎着冒出水面，听得慧心惊呼之声，不觉仰头上望这一望，骇然失措，原来慧心那若隐若现的晶莹铜体，正向他头顶滚落，他再也顾不得避讳，慌忙张臂一把接住，“唉通”一声，两人一齐都沉落在水中。慧心张口喊叫，喝了两口水，推开韦松，埋怨道：

“都是你没有浮稳，害我力量不够，推那水晶砖不开，我不来啦，你自去试试。”

韦松道：“我想必是那水晶传份量甚重，或者嵌得太牢，空中无处着力，所以推它不开。”

慧心道：

“那怎么办呢，眼睁睁不能上去，多气人。”

韦松目光一瞬，道：“别急，我有个主意了。”

他泅到壁角，力贯指尖，将石壁上铁链一杯一环担开，取下约三六节键环，掂了掂，每一节份量均很重，含笑道：

“师昧请让开，咱们先设法弄碎了水晶传再说。”

慧心依言退到石壁边，韦松先拈起一节链环，扣在掌心，觑待亲切，突然抖手一标，那键环夹着劲风，激射而上。

“当”！一声脆响，链环击在水晶砖上，火花四射，立时又弹落下来。

韦松探手接住，仰头望去，那水晶碑上现出一丝极轻微

的白线。

但是，这一丝白线，正说明水晶砖已被铁环震裂，无异给了他们一线生机和希望。

韦松力贯腕臂，倏忽间双掌连挥，一节又一节，联珠般射出链环。

洞顶“当当”连声不绝，片刻之后，水晶砖上已满布裂纹，碎屑纷落，宛如冬日飞舞的银色雪花。

慧心瞧见太喜，叫道：

“韦师兄，给我！给我，让我也玩玩。”

她从韦松手中接过链环，也施展联珠手法，追击洞顶水晶砖盖，右手射、左手接，娇躯在水平扭摆移动，玩得十分开心。

韦松怔怔注视着她娇憨天真之态，内心暗叹不已，忖道：似她这般年纪，原该生后在天真烂漫的天地中，如果长伴青灯古佛，熬渡漫长寂寞，真是天下最最残忍的事了。

遐思中，忽听东方异怏怏呻吟了一声。

韦松一惊，慌忙扶住他问。

“老前辈，怎么样了？”

东方兵苦笑道：

“没有什么，我体力虚弱得很，请你替我解下颈颈上那年系着小牌的银键来，好么？”

丰极探手到他颈上，果然摸到一条细键，链端系着一块椭圆形的小银牌，一边替他解搞，一边安慰他道：

“老前辈，你可以放心了，咱们就快弄碎那块水晶传盖，

忍耐片刻，就可以救你老人家脱险了。”

东方异无力地举起手来，从韦松手中接过银链和小牌，巍巍颤颤，反系在韦松颈上，双手抖得很厉害，但他终于将链扣接受。

韦伦讶问道：

“老前辈，你老人家这是——”

东方异，精神略振，含笑道：

“这是我们东方一家传家之物，价值虽不很重，平时却珍贵异常。”

韦松道：

“那，你老人家为什么给我呢？”

东方异紧紧握着他的手，道：“因为此时此地，我已经没有任何亲人，虽然，虽然韦松知道他此举必有深意，忙为他推拿活血，乘声道：

“咱们就快出险了，有什么话，你老人家何不等出险之后漫漫说呢？”

东方异激动地道：

“不！现在不说，今生只怕再没有吐露的时候了。”

韦松道：

“不会的，你老人家千万别往坏处想——”

东方异拉住他的手，眼中热泪迸流，咻咻说道：

“孩子，听我说下去……我一生淡泊，与世无争，年过半百，死了也算不得短寿，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有小虎子和莺儿姊弟……，韦松忙道：